

郑重声明

本书的小说
不发生在中
国，而是发
生在亚洲的
某一个国家

冰箱里的女朋友

鲁奇惊悚小说(恐怖魔幻)

鲁奇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鲁奇惊悚小说

(恐怖魔幻)



鲁奇 著

冰箱里的女朋友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箱里的女朋友/鲁奇著. 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04.5

(鲁奇惊悚小说丛书)

ISBN 7-80697-125-4

I. 会 ... II. 张 ...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975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 杨宏英 责任技编: 卢志贵

封面设计: 刘 晖 责任校对: 范东洋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: 0755-83460730

深圳市希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7.625

字数: 100 千字 印数: 1-10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鲁奇，原名张驰，1981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，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新闻专业。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迄今已在《少年文艺》、《男生女生》等全国30余家报刊发表小说近50万字。连续两年获《少年文艺》“好作品奖”，作品多次被《青年文摘》、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》等杂志转载，现在哈尔滨市太平区区直机关任职。

生肖：鸡

血型：B

星座：魔羯

兴趣：绘画 倒立 看电影 胡思乱想

理想：军事家 画家 历史学家 考古工作者

喜欢的颜色：蓝黑 白 桔红

喜欢的动物：狗 蝴蝶 鱼

喜欢的季节：秋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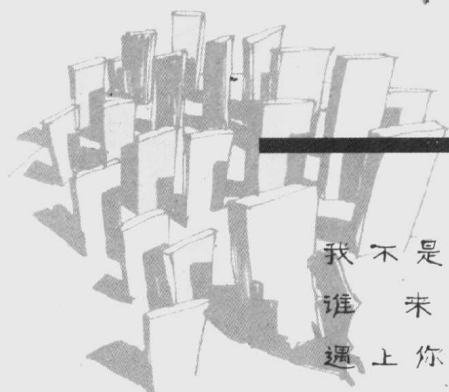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的作家：村上春树 海明威 芥川龙之介

喜欢的书：挪威的森林 麦田里的守望者

自我评价：平凡、冷静、独立、被动、执着、善于思考、不爱说话。热衷于倾听和感受，酷爱写作，天生是一个喜欢讲故事、没完没了地写故事的人，而且常被自己写的故事感动。喜欢安静而有节奏感的生活，喜欢和诚实守信的人打交道，喜欢脚踏实地地工作，喜欢用心灵和文字抒发自我。

鲁奇工作室：WWW.LUQIGUSHI.COM

电子信箱：LUAQI@VIP.0451.COM



我 不 是 你 要 找 的 人
谁 来 保 护 你
遇 上 你 是 我 的 劫 难
柳 容
无 头 相
午 夜 失 踪 地 带
白 骷 髅 玩 具
千 万 别 弄 丢 你 的 钥 匙
第 三 只 手
地 狱 通 讯 员
蓝 眼 雪 妖
冰 箱 里 的 女 朋 友
哭 墓
夜 行 车
睡 在 上 铺 的 胡 成
谭 欣 怪 谈 之 白 校 服
关 于 第 七 根 黑 发 的 预 言



目 录

MU LU

1.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.....(1)
2. 谁来保护你.....(19)
3. 遇上你是我今生的劫难.....(34)
4. 柳 容.....(49)
5. 无头相.....(65)
6. 午夜失踪地带.....(79)
7. 白骷髅玩具.....(95)
8. 千万别弄丢你的钥匙.....(105)
9. 第三只手.....(115)
10. 地狱通讯员.....(131)
11. 蓝眼雪妖.....(149)
12. 冰箱里的女朋友.....(169)
13. 哭 墓.....(183)
14. 夜行车.....(195)
15. 睡在上铺的胡成.....(207)
16. 谭欣怪谈之白校服.....(221)
17. 关于第七根黑发的预言.....(231)





1.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

WO BU SHI NI YAO ZHAO DE REN

一个打错的电话

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其源头，这源头可以是人，可以是事，也可以是其他的某种毫不相干的东西……譬如一部小小的电话。

我们寝室的这部电话是现今很普遍的那种，讨人喜欢的白色机身，比计算器略大的显示屏，一排排按键安分守己地各就各位，使人一看到它们便有种想拨号的冲动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电话铃声便会准时响起，由于我离电话距离较近，便承担起了接电话的任务。来电话的大多是寝室里那几位仁兄的女友，她们个个拥有训练有素的甜美嗓音，并且对我彬彬有礼。因此，即使是午夜我接起电话来也不厌其烦。

暑假来临之时，我没有回家，一来自己报了两个补习班，二来不想在家中虚度时光。所以，七月下旬以后寝室里便只剩我一人了。电话铃声响起的频率也随之骤减，有



时一整天电话都在那里沉默不语，好像是在有意与我一决高下似的。

晚间室内热得令人窒息，走廊寂静无声，由于怕开灯引来蚊子，我只好独自躺在黑暗中听音乐或者漫无边际地冥思苦想，加之晚上我时常头痛，简直是无聊透顶。电话铃偶尔响起，不是老妈的唠叨便是打错电话的。

这天，电话铃声又响起来，我连忙接起来，结果又是一个打错的电话。

十分钟后，铃声再次响起，真烦人，我又接起来，对方是一个女孩，声音纤细而柔软：“请问你是江珂吗？”

我疲倦地说不是，旋即挂掉电话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电话再次响起，依然是那个女孩，不过，声音变得急切起来。

“江珂！难道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不要骗我了，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，你就是江珂。”

我想再次挂掉电话，却又怕她再次打来，心想何不答应下来，反正对方也不知道我是谁——好奇心这东西有时是无法控制的。

于是，我说：“我是江珂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阿了，听不出来了是吧？两年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我常常想念我们高中时在一起的日子啊！”

女孩在那边叹了一口气。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头也不痛了，嘿，在这个无聊的夜晚和 MM 聊天真过瘾。

“是阿了啊？你过得还好吧？我如今的变化很大，不





过，我先不能告诉你。你先说说过去我是什么样子？”我尽力放松，让语气变得平和一些。

“过去嘛！怎么说呢？你是班里的活跃分子，萨克斯吹得全校第一，女生都喜欢围着你转，说话时喜欢打手势，头发打卷，还喜欢用手摸自己的耳朵。呵呵，不过……”

她没有说下去，好像触及到了敏感的问题。

“说下去，不过什么？”

“你，你还像以前那样爱吃草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吃草！！”

“江珂，江珂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你吃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。我们也并没有因为你吃草就瞧不起你，只是你自己的心里总是对此耿耿于怀。后来，同学们疏远你也并不是因为你吃草的缘故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看到了……”

电话断了，一阵嘟嘟的盲音。

我呆呆地坐在床头，气喘吁吁，冲着话筒大声地喊：喂喂喂喂喂。

一如既往的盲音。

我躺了下来，心想，谁吃草，是人吃草吗？鬼才信呢！

真是伤透脑筋的问题，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孩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

她看到了什么，怎么不把话讲完呢？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索性一头扎入梦境。



吃 草

尽管寝室里只剩我一人，但就整个校园来说，还是熙熙攘攘，这使我忘却了孤单。

从补习班回来时，途经校足球场，看到那翠绿的草坪，陡然想起昨夜的那个电话。下意识地走进了草坪，席地而坐。夏日的微风轻轻拂过脸颊，不觉心情荡漾。顺手抓起几根草，握在手中仔细端详。





有人竟然会喜欢吃草，真是罕见。手里抓着那几根绿草，我突然有种冲动——想尝尝草的味道。

环顾四周，没有人注意我。于是，我抓起那几根草轻轻地咬了一小口。没有什么感觉，便把那几根草一股脑全都塞进了嘴里。

走出草坪的时候，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。心想，自己怎么也会吃草呢？

我低着头走着，思忖着刚才的事情。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学校小礼堂的门前。

抬起头，发现自己竟置身于人流之中，四周人头攒动。礼堂门口仍然有人涌出。好像是电影散场一般。

我突然想起自己包里还有一张票，翻开包，票还在，这才想起今天是同学方为的个人演唱会。

我迎着人流向前走，身后有人拍了我一下。

我没有回头，依然自顾自地往前走。

那人大喊了一声：“江珂！”

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拉了一下，停了下来。我没有往后看，我不知道那个人叫的是谁。但是我想他叫的绝对不会是阿了叫的那个江珂，绝对不会。他也许是在叫别人。

那个人的脚步紧跟着我，我听得出来，他走近了，拍了拍我的肩，说：“江珂。”

我近乎颤抖地转过身，由于过度紧张，我变得语无伦次：“我不是江珂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江珂你认错人了。”



我边说边向那个人挥手，做出拒绝的手势。

我只注意到那个人是个男生，鼻梁很高，目光深不可测。他仔细地打量我一番，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，“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”

然后，转身走了。

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太像了，连走路时的姿势都像。”

我正在一步步变成江河

夜里电话再次响起，我接起来，打来的是阿了。

“我是阿了，昨天真是对不起。”她的声音很疲倦，

“没关系，接着昨天的话题吧！你昨天说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她在电话那边迟疑了一会儿，听筒里静得出奇，好像她此刻正站在地球的另一端给我打电话一样。

“昨天，我没有说我们看到你干什么了对吧？你记起来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想起来，不过昨天你确实说了，说你看到了关于我的事情。”

“说点别的吧！今天是不是有人碰到你了？”

我手握听筒的手心出汗，我感到呼吸急促。

“没有。”我坚决地说。

“真的没有？可是今天有人告诉我说看到你了，而且和你打了招呼。”





“是吗？”

“他说他看到的就是你，可是你却挥手不承认。”

“他看到我的脸了？”

“当然，如假包换的、正宗的属于江珂的脸。”

“你现在还好吗？”我有意转移话题。

“我还是老样子，不过，头发比以前短了许多，脸上的痘痘也没有了，这里很冷，即使是夏天温度也不高。有的时候很想念我们上高中的日子，如果有机会我很想见你。我能理解你吃草的心情，因为我有和你差不多的经历。不过，我不是吃草。”

“好啊，我也有这个意思。”

她不吃草，那她吃的是什麼？

“其实我已经见过你了，只是你没有认出我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这你不用管，这些年来同学们都暗中看望过你，我们也希望你过得快乐一些。没有与你正面接触也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只是不想再看到……”

电话再一次断了。

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

我开了门，原来是方为回来了。

我站在黑暗中，方为站在走廊的灯光里。方为走进来后说，“打开灯吧！”

我说：“好的。”

我按了一下开关，灯亮了。



方为走到他的床前开始铺被子，他背对着我，我站在床边。

他说：“今天怎么没有去看我的演唱会？”

“对不起，忘记了。”

“我也感觉你这些天有些心神不宁，记忆力下降可不是好兆头啊。”

方为铺被子的手突然停下了。

他伫立在床边，背对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是你干的吗？”

我冲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干什么啊？我干了什么？”

“你还知道笑，你这样做叫我怎么睡觉啊？”他的语气严肃而愤怒。

我感觉很奇怪，今天突如其来地回来睡觉，又莫名其妙地说我做了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？

我走到他的床边，他掀开被子，我俯下身，看到他的床上竟然有一堆杂草，那草让人一看便知道是刚从土里拔出来的，因为草根上还带有零星的泥土。这些草和今天我在足球场草坪上拔的草一模一样。

“这不是我干的。”

“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”他依然背对着我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昨天晚上睡前我就把演唱会的票给你了，而且是第一排的。可是你却没有来，你知道我有多么失望吗？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！”他说着猛地转过身，双眼死死地瞪着我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。





他看着我，目光中那愤怒的火焰慢慢地熄灭了。他张着嘴，眼睛惊恐地看着我的头发。

“你的头发怎么打卷了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他帮我拿来了镜子，我发现自己的头发果然打卷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突然想起阿了说江珂的头发也是打卷的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我正在一步步地变成江珂。

你也来吃纸吧

方为当天晚上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有几个人来到寝室搬走了方为的行李。

“我们看到了你……”

我一直在思索着阿了说这句话的含义，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江珂后来做了什么。

我上网去找高中时的校友录，结果发现自己的名字都变成了江珂。而且我的电子信箱地址也成了江珂两个字的拼音缩写。

我彻底地完蛋了。江珂，这个可恶的名字。

我疯了一样绕着校足球场跑了五圈。然后一头倒在草坪上，我感到腹中空空，可是我却并不想吃饭，我在草坪上顺手抓了一把草填入口中，大嚼特嚼起来。

当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，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女孩。

那个女孩给我的感觉很奇怪，她坐在那里就像一部电





话。

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短发，圆圆的脸，黑色的眸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她看到了我吃草的全过程。可是，她一点也不惊讶，似乎对我吃草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。

她站起身，走到我的身边，踮起脚，把嘴凑近

我的耳朵。

“江珂，跟我来。”她的声音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然后，她拉起我的手，她的手冰冷刺骨。

她走起路来的声音很重，这与她柔弱的身材并不相称。





走了一段路，她把我带到一个阶梯教室门前，掏出钥匙打开门。

然后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本书，走到我的面前，冲我莞尔一笑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她。

“阿了让我来的。”

“让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陪你共进晚餐，你吃草，我吃纸。”说着，她开始

